



梁羽生
主
任
出
版

冰河洗劍錄

梁羽生 著

上



劍俠圖書



中山大學出版社

梁羽生
作品集
25

冰河洗劍錄

上

梁羽生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河洗剑录/梁羽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12.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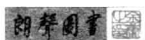
(梁羽生作品集)

ISBN 978-7-306-04345-0

I. ①冰… II. ①梁…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4928号

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 19-2012-070号



本书版权由集锐传意有限公司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专有使用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封面题字: 黄苗子 书名篆刻: 张貽来

冰河洗剑录

出版人 祁军

策划 欧阳群

责任编辑 何娴 熊锡源

封面设计 林卓萍 德斯裴设计

内文插画 蒙复旦

文字编辑 林卓萍 林春光

出版社 中山大学出版社

(地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135号 邮政编码: 510275)

电话 编辑部020-84111996 传真020-84036565

网址 <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

代理发行 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电话: 020-34297719)

印刷 湛江南华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880mm×1230mm 1/32 30印张 847千字 插图29幅

版次印次 2012年12月第1版 2012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价 68.00元(全三册)

目 录

第一回	八女同来生异事 七年流落剩沉哀	1
第二回	神偷妙手知何处 宝气珠光动盗心	19
第三回	秘笈奉还求曲谅 佛珠空掷愤难平	39
第四回	毒酒甜言求秘笈 神偷妙技戏天魔	53
第五回	居然意外摧强敌 又见人间现侠踪	69
第六回	情天抱恨幽兰怨 妖气弥空贵妇来	89
第七回	孤雏身世谜难解 魔女恩仇恨未平	101
第八回	索女登门较身手 飞杯裂案炫神功	121
第九回	云开月现分真假 匕露图穷辨友仇	137
第十回	深宵诧听金猴吼 初会惊逢玉尺寒	151

第十一回	无多掩幔留香住 依旧窥人有燕来	173
第十二回	人海茫茫何处觅 鸿飞杳杳有谁知	191
第十三回	旧地重来增怅惘 故人何往惹相思	205
第十四回	惊心怪客传书柬 孰料娇娃是贼徒	221
第十五回	十分险恶罗奇祸 一片真诚感玉人	235
第十六回	古堡劫人来异兽 穷途引路有神鹰	251
第十七回	各逞奇能寒敌胆 欲凭绝学斗强仇	273
第十八回	陷身不禁疑云起 脱险还惊祸未消	289
第十九回	幽谷寒鸦添客恨 雪泥鸿爪惹人思	307

第一回 八女同来生异事 七年流落剩沉哀

蜗角浮生换，怅年来车尘马迹，天涯望断。青冢寒鸦啼未了，凄绝此情难浣。更还有幽闺旧伴，死别生离同一恨，梦魂惊，犹似闻低唤。清泪滴，鸳枕畔。

深情负尽长遗怨，此生缘，镜花水月，都成空幻。弹剑狂歌临绝塞，云海苍茫人远，挽冰河洗涤尘丝乱。往者如斯随逝水，后来人应得如心愿。殷勤祝，嘘寒暖。

——调寄《金缕衣》

“红烛未残人已杳，情天难补恨绵绵。”自从经过了那一场情变之后，江湖上就再也没有人见过金世遗，春去春来，花开花落，到如今已是整整七年了。

他与厉胜男的哀艳故事传遍了武林，识与不识，都在为他叹息，当然各人的感想有所不同，有的人一直憎恨厉胜男，认为是厉胜男害了金世遗；有的人则在她死后原谅了她，甚至为她的痴情感动；也有些人知道金世遗与谷之华有过一段恋情，他们却为谷之华感到不值。在他们看来，金世遗和谷之华本来是一对最理想的武林佳偶，都是厉胜男的不好，拆散了这对美满的姻缘。他们把厉胜男之死也当作是她“工于心计”的表现，他们认为：厉胜男自知在情场上难与谷之华角逐，所以才用死来赢得她死后的爱情。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议论纷纭。但有一点相同的是：武林人士对金世遗的看法都已变了，没有人再把他当作“魔头”，大家都在怀念着他，希望他能振作起来，做出一番事业。

在金世遗的朋友之中，除了谷之华之外，想念他想念得最深的人，乃是江南。

这一日是一个天朗气清的初秋佳日，江南一早起来，照着往日的习惯，带他的儿子到花园练武。他的儿子就是在金厉情劫那一年生的，如今也已是七岁了。江南自幼给陈天宇的父亲买作书童，他本来姓什么，已不知道，一直被人唤作“江南”，他也就以“江”为姓，给他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做江海天。

杨柳青只有一个女儿，舍不得和女儿分开，因此将江南招赘来家，这个家也就是她的父亲——当年名震北五省的“铁掌神弹”杨仲英的故居。后花园这个练武场也是杨仲英生前布置的，一应练武器械，样样俱全。周围花树围绕，背山面湖，风景幽美。

江南看儿子练了一套猴拳，咧开了嘴乐哈哈道：“好，你这娃娃居然比爸爸还聪明，不用我教第二遍。”江海天伸出一根小指头，在他脸上一刮，江南道：“吓，你为什么羞起你爸爸来了？”

江海天道：“妈说的……”

江南道：“哦，我知道，你妈老是爱取笑我，说我欢喜吹牛是不是？不过，我今天是夸赞你，算不得自己吹牛是不是？哈，你知不知道，你爸爸是从未曾正式投过师、习过艺的，我的武功呀，都是一点一滴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想当年你陈大伯……”江海天道：“我知道了。我已听你说过许多遍了。先是跟陈大伯学，后来跟萧公公学，再后来嘛，就该说到金大侠了。”

江南摇了摇头，道：“好，不说了，不说了，咱们正正经经练功夫。孩子呀，今天我可要教你一样很难练的功夫——翻筋斗！”江海天道：“哦，翻筋斗？”意思似是要说：“翻筋斗有什么稀奇，我天天都在翻，用得着练吗？”

江南笑道：“你别看轻这翻筋斗的功夫，这跟你们娃娃们乱翻一通可不同呀！这是金大侠教我的呀，哈，想当年……”孩子“噗嗤”一笑，江南道：“好，不说了，不说了。呀，不行，不行，这话我还是要说。孩子呀，你固然比我聪明，但是你的命也实在比我好得太多了，你一生出来就有人教，待到你学完了爸爸的玩艺，

我还要送你到金大侠那里去学！”这话大约是江南第一次对儿子讲的，孩子登时乐得蹦跳起来，说道：“真的？你又说不知道金大侠在什么地方？爹，你不是哄我的吧？”江南大笑道：“到底逗得你说话了。”

原来江南做了父亲后，爱说话的脾气依然未改，他天天对着孩子，孩子又不会讨厌他，但是，他说话一多，就没有孩子说话的份儿，久而久之，反养成了孩子沉默寡言的性格，恰恰和他父亲相反。但孩子的天性活泼，碰到了高兴的事情，还是要乐得直嚷出来的。

江南道：“爸爸几时哄过你来。金大侠答应过收你为徒的。你在襁褓之中，他曾经来看过你，摸过你的骨格，说你是一块上好的练武材料哩。”江海天道：“这个你也说过了，我要问的是，金大侠，他——”

江南道：“哦，你要问的是金大侠现在何方是不是？你不要担心，金大侠的话像金子一般，说过了就值价，决不会有假。纵然我们找不着他，你长大了他也会来找你的。你这个师是拜定的了。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练吧，练吧！我先翻给你看！”

江南一个筋斗翻过去，蓦然间“呱”的一声叫了起来，将孩子吓了一跳！

原来江南一个筋斗翻过去，忽见花树丛中，似有人影移动，定睛看时，竟是一个女子。

江南吃了一惊，叫道：“你是谁？”那少女脸上蒙着一层轻纱，缓缓地从花丛中走了出来，步法十分古怪，轻盈飘忽，竟似脚不沾尘，像个幽灵一般。

江南连问两声，那女子都不回答。江海天叫道：“爹，这边也有人。”江南望过去，不但他儿子所指的那个方向有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出现了同样服装的女子。

江南也是曾经过许多大风大浪的人，惊心动魄的场面也见过不少，而且他的武功，经过了金世遗的指点，也早已进入一流之列，定了定神，心中想道：“我平生与人无仇，怕她们作甚？”但话虽如此，这四个女子来得太过诡异，江南对着她们，竟是不自禁的有

点儿感到害怕。

那四个女子踏进练武场，各自在一方站定，仍然一声不响。江南鼓起勇气问道：“喂，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是来找谁的？海儿，叫你婆婆和母亲出来。”他的岳母杨柳青是武林前辈，与各大门派，差不多都有点交情，这四个女子江南全不认识，因此想叫岳母出来看看。

东首那个女子忽地说道：“我们是来找你的，并非要见你的岳母大人。”江南道：“我不认识你们，你们找我做什么？”那女子道：“你不认识我们，我们却认识你。今天到来，是特地看你练武的。”

江南道：“多谢，多谢，想不到我这几手不像样的三脚猫功夫，也居然有人赏识了。只是，你们这样来法，却是有点古怪。不过，我江南素来好客，不管识与不识都一样欢迎。但是主客之间，总得通个名姓呀。你们先进去喝一口茶，歇一歇，谈一谈，然后咱们再到这个练武场子如何？”

西首那个女子笑道：“人人都叫你多嘴的江南，果然不错。哪来这么些废话？”江南道：“哎呀呀，俗语道：礼多人不怪，我请你们喝茶，又不是得罪你们，怎的反惹你们讨厌了？”那女子道：“我们不是讨厌你，只是想快点看你练武。”江南道：“那也得我心甘情愿呀。与女人打交道是有点有理说不清，呀，我还是叫绛霞来陪你们聊一聊吧。”

东首那个女子淡淡说道：“你的妻子和岳母么，我们早已有有人进去拜见了。不用你请她们出来。”话犹未了，忽听得杨柳青的声音在里面大叫道：“岂有此理！你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乱闯进我的家来？你们当杨家是好欺负的么？”

东首那个女子笑道：“你的岳母怎的这么凶呀，比你更难说话。”江南叫道：“娘，你们先别打架，问明白了再说吧！”

只见杨柳青披头散发，执着弹弓，已是追了出来，邹绛霞也仗剑相随。杨柳青出来一看，见场中还有四个一式打扮的女子围着她女婿，不觉一怔，问道：“怎么，这些人是什么人？你认识她们的吗？”江南道：“就是因为我不认识，所以才要问呀。”杨柳青道：

“真是糊涂，你不认识，为什么放她们进来？”

江南叫道：“不是我放的呀，她们说、说……”话犹未了，杨柳青已拉动弓弦，噼噼啪啪，一顿弹子向这群女子打去。骂道：“糊涂，糊涂，你可知道她们在里面干些什么？简直就是一群强盗！”原来那四个女子是在邹绛霞房内翻箱倒篋，被杨柳青母女发现了，赶出来的。

杨家的神弹绝技非同小可，连珠发出，有如冰雹乱落，有个女子闪避稍慢，被弹子擦伤了额角，这女子怒道：“老虔婆，你当我是怕你么？”身形一晃，一溜黑烟似的忽地向杨柳青冲去。杨柳青的第一批弹子已经发尽，来不及换，展开家传的“金弓十八打”武艺，刷的一声，弓弦便向那女子的手腕拉下，这一下若给拉实，那女子的腕脉便要给她割断，成为残废。

哪知这女子的身法竟是十分怪异，一飘一闪，竟然直欺进杨柳青的怀中，拢指一拂，只听得杨柳青“哎哟”一声，那把铁胎弓还在作着下劈之势，身躯却似一座石像一般，动也不会动了。就在这同一的时间，邹绛霞也已给另一个女子用点穴法制伏。

江南的武功虽然早已到了第一流境界，但他心性和平，本来就不想与这班女子动手。此刻他待要动手，但是岳母和妻子已然落在敌人手中，他投鼠忌器，一时之间，方寸大乱，不知如何是好。

他的儿子却不知什么顾忌，大叫大嚷道：“你们为什么欺侮我娘！”向他母亲奔去。江南正在叫道：“海儿回来！待爹爹和她们说。”他的儿子也已给另一个女子擒着，那女子轻轻抚他的头发笑道：“好孩子，我们并无恶意，你娘好好的没有损了半根毫毛，你放心。我给你糖吃。”江海天扭转了脸，叫道：“我不吃你的糖，你放我的母亲和婆婆。”

江南道：“好，你们既然并无恶意，为何不肯解开她们穴道？”东首那女子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你岳母的脾气，解开她的穴道，咱们还得安静吗？我们的点穴法对她并无伤害，你不用为她担心。你将你的看家本领好好地练一练给咱们瞧吧，练得好，我就放她。”

江南虽是心性和平，却也不甘为人所辱，心里想道：“这样迫我练武给你们瞧，这不是存心将我当作猴儿戏耍吗？”当下踌躇莫

决，站在场心，神情甚是尴尬。

西首那黑衣女子似是知道他的心意，微笑说道：“怎么，一个人不好意思练么？好，我陪你练，给你喂招。”

“喂招”是武林术语，广义来说，是指同一家的招数互相切磋琢磨，狭义来说，根本就是指师徒或同门兄弟的练习。江南听了，不觉又是一愕，心中想道：“我且看你怎样给我喂招？”

他心念未已，那女子一束腰带，忽地一个筋斗倒翻过来。虽说会武功的女子比较豪放，但总有一份少女的矜持。所以“滚地堂”“燕青十八翻”之类的功夫，只有男人才敢使用，以女子而大翻筋斗，休说江南从未见过，连听也未曾听过！

尤其奇怪的是，这女子倒翻筋斗的身法，竟与金世遗授与江南的大同小异，她翻筋斗的姿势比江南还要好看，在半空中接连两个转身，倏地就翻到了江南的面前，而且连裙子也未飘起！

江南“咦”了一声，叫起来道：“你怎么也会这样翻筋斗，喂，喂，是谁教给你的？”

那女子喝道：“接招。”根本就不答复他的问话，一个筋斗翻到他的面前，立即双手齐张，十指如钩，倏地向他抓下。

江南大为惊骇，这一抓正是乔北溟武功秘笈中“阴阳抓”的功夫，金世遗前几年到过江南家中一次，曾将秘笈上的功夫，拣容易学的教过他十多套，这阴阳抓的功夫也是其中之一。

黑衣女子这一抓劲道十足，双掌发出两股刚柔不同的力道，一出手便把江南的身形笼罩在十指之下，若是给她抓实，便有性命之危！江南惊疑不定，但这时却已无暇多问，急忙使出金世遗教给他的破解之法，左手五指也向那女子抓去，右手却从肘底穿出来，翘起中指，弹那女子的曲池穴。

那女子喝道：“好！”身形一飘一闪，踏的是“天罗步法”，这种步法江南还未练得到家，一抓抓空，那女子已绕到他的背后，使出“印掌”的功夫，按到江南的背心。

江南反手一掌，将那女子震开，他无意伤害那个女子，只用了五成内力，可是那女子的招数却极为狠辣，一招紧似一招，江南被她缠得心中烦恼，暗运护体神功，故意卖个破绽，那女子一掌击中

他的背心，登时被他反弹出去，“蓬”的一声，重重地跌了一跤。

南面那白衣女子喝道：“好，我也来给你喂招！”江南喘息未定，那女子已经来到，衣袂飘飘，长袖一拂，用的竟然也是秘笈中的铁袖功夫。江南识得厉害，连忙一个筋斗倒翻开去，避了她这一拂。

那女子如影随形，跟踪追到，江南在地上一个盘旋，那女子三拂不中，江南蓦然跃起，呼的一声，从她头顶掠过，叫道：“喂，喂，且慢，且慢，你们的功夫究竟是谁教的？”

那女子道：“你管我是谁教的？”江南身形正要落地，她双掌一圈，又已是一招“撑椽手”攻了上来，江南心中有气，这招“撑椽手”是他学过的，当下也把双掌一圈，将那女子的双掌当中分开，叫道：“你的功夫是否金大侠教的，若然咱们是同出一源，还比什么？”

那女子双眉一竖，说道：“什么金大侠？在我们的眼中，他只是个害人的魔头！”天下没有徒弟骂师父的道理，她这么一骂，当然表明了她们的武功并非金世遗所授的了。

这几年来，武林中正派人士都已把金世遗当作义侠同道，无人再说他是魔头。却不料这个女子依然这样骂他，江南一听，怒火上冲，喝道：“你胡说，不看你是个女子，我就打你耳光。”

那女子冷笑道：“我偏要骂，看你如何？你这样护他，只有自己吃亏。”追上前来，向江南着着抢攻，拆到二十来招，江南暗运小天星掌力，粘着了她的双掌，喝声：“去吧！”掌力一吐，登时把她震出三丈开外。江南到底是心地善良，虽然气恼她辱骂金世遗，却仍然手下留情，只是令她受点疼痛，跌了个四脚朝天。

第三个女子跃进场中，她在兵器架上取下了两柄长剑，将一柄抛给江南，说道：“我来领教你的剑法。”不待江南答话，长剑一晃，便即进招。

江南的剑法却不是金世遗教的，他学过的有萧青峰所教的青城剑法，有陈天宇所教的冰川剑法，不过，都未学全，但他得金世遗指点，已领会了上乘剑法的精义，将这些零零碎碎的剑招贯串起来，别出心裁，却也居然成了一家剑法。

那女子的剑法甚为奇诡，可是也似乎未曾学全，拆到了三十招左右，被江南用了一个诱着，一剑削断她的衣袖，那女子“咦”的一声，便即退下，说道：“剑法不必再试他了。姐姐，你出去较量他的点穴功夫。”第四个女子应声而出，一出手便是五指连弹，弹指之间，遍袭江南的十三处大穴。

在当今的点穴名家之中，本领最高的也只能在一招之内连点对方七处穴道，只有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才有一招连点十三大穴的不传之秘。这女子若是在什么武林大会之中，显露这手功夫，当能震世骇俗，可是用来对付江南，那却是等于在孔子面前卖文章，在鲁班门前弄大斧了。

江南从金世遗那儿学会了十多种功夫，其他的也还罢了，这点穴功夫他已是尽得了金世遗的真传，金世遗不但将秘笈上的点穴法教了他，而且还教了他毒龙尊者的独门点穴手法。除此之外，江南又曾从黄石道人学过颠倒穴道的功夫，对点穴与防御点穴的运用，除了金世遗之外，可以说他已是武林的第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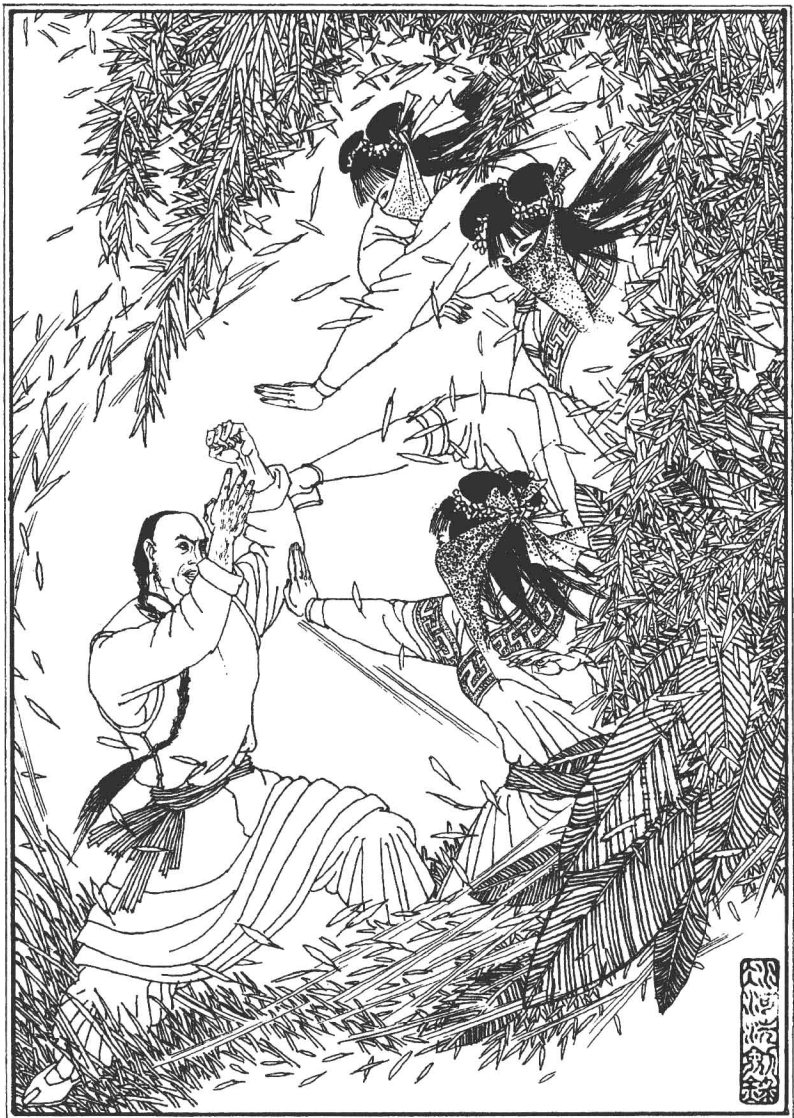
江南有意将她捉弄，肩头一缩，让那女子的指尖点中他腋窝的“狂笑穴”，江南一个筋斗翻开，格格笑道：“喂，喂，你别这样！我最怕抓痒！”

这“狂笑穴”是人身死穴之一，一被点中，全身发软，若然不得及时解救，就要狂笑至气绝而亡。现在江南笑是笑了，但却并非狂笑，而且他还能够接连翻两个筋斗，这女子虽然还未算得是武学的大行家，见此情形，也知道她的点穴法未曾生效了。

那女子怔了一怔，骂道：“你开什么玩笑？”江南笑道：“你知道我怕痒，你偏要抓我的腋窝，我不说你也还罢了，你却怎的颠倒说我，这是你和我开玩笑啊！”

那女子乘他不备，蓦地用天罗步法欺近他的身前，骈指一戳，戳向他胸前“璇玑穴”，这璇玑穴也是死穴之一，而且比“狂笑穴”被点中更为危险，“狂笑穴”被点中不至于即时气绝，而“璇玑穴”被点中却要立刻身亡。

那女子本来无意将江南置于死地，她这一招只是试试江南，看他如何应付，哪知江南非但不躲，反而挺胸迎上，那女子缩手不及，



这群少女不待江南有歇息的机会，第五个第六个又接续而来。

“卜”的一下，正正点中了他的“璇玑穴”，江南大叫一声，扑通便倒。

那女子正在后悔，江南突然一跃而起，笑道：“你也给我躺下吧！”伸手一点，那女子果然应声而倒。东首那个女子跑出来扶起同伴，但却无法给她解穴，惊起来道：“说是与你喂招，你怎的把她杀了？”

江南笑道：“谁说她是死了？你瞧！”他手指一弹，一粒石子飞出，那女子给他弹中，登时手足活动过来。叫道：“好，你这点穴法果然神妙，夏姐姐，你去试他的绵掌功夫。”

第四个女子又走进场，江南气道：“怎的你们总是纠缠不休？”

那女子斥道：“休说废话，看掌！”身形如箭，倏地便到了江南面前，一掌拍下，看似轻飘飘的，但一股潜力却似暗流汹涌，突然袭来，正是“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

江南无可奈何，只好振起精神，和她对打。江南的内功造诣比她高深，拆到三十二招，江南一掌将她震退，可是江南也已经累得有点儿气喘了。

这群少女不待他有歇息的机会，第五个第六个又接续而来，第五个女子用小擒拿手和他对打，第六个女子则将几种怪异的武功交替来用，其中有江南学过的，也有未学过的，江南应付得非常吃力，但终于还是将她们打败了。

江南连败了她们六人，发现她们每人都有一样专长，有些功夫，江南虽然不识，却知道是出自一个源流，那就是乔北溟的武功秘笈。江南猛地心中一动，叫道：“我知道你们的来历了，你们是，是——”

话犹未了，最先来到的、站在东首的那黑衣女子又已到来，冷冷说道：“你知道什么？休得饶舌！”江南道：“你怕我揭穿你们的底细不是？好吧，我知道了也不说就是。”那女子冷笑道：“我怕你什么？来吧，这是最后一场了，且看看你的内功已练到了什么境界？对不住，我们可要两个一齐上啦。”

那女子欺近身前，蓦地就是一掌，几乎就在这同一的时刻，江南猛觉劲风飒然，又一个女子攻了到来，横掌向他击下。这少女来

得快极，武功似是同侪之冠。

江南双掌一分，左右抵御，只听得“啪啪”两声，四掌相交，竟黏着了。

那两个女子同时进迫，江南但觉她们的手掌其冷如冰，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原来她们也练成了修罗阴煞功，但以此功力看来，大约最多是第五重的境界。”金世遗因为修罗阴煞功太过阴毒，虽知其法，却不肯练，江南当然更不会了。但是他曾得到金世遗传他的上乘内功心法，这七年来用力颇勤，对正邪合一的内功途径，已是初窥藩篱，虽然还未谈得上登堂入室，却还可以勉强应付这两个女子。

可是，时间一久，寒气侵入他的身体，渐渐扩散。江南但觉血液都似乎快要凝结起来，只得尽展所学，默运玄功，与她们对抗。那两个女子也怪，每当察觉他有支的迹象之时，便放松一阵，然后加紧施为，如是者数次之多，过了大约一个时辰，江南渐渐气衰力竭，不由得浑身颤抖起来。

左面那黑衣女子道：“让他小病一场，你看这惩罚够了吗？”右面那白衣女子道：“论理来说，这小子侮辱了咱们的教主，只叫他小病一场，惩罚还是太轻。不过，念在他今天陪咱们练了许多场功夫，又有姐姐你替他说情，那也就算了吧。”两个女子同时撒掌抽身。江南浑身乏力，双腿一软，不由得坐在地上。

那白衣女子道：“这小子一向饶舌，咱们得要他一件押头。”那黑衣女子道：“不错。好，你这小子听着：我们走了之后，你可不许将这件事对别人说。你若是到处去胡乱托人，追查我们的底细，那我们可要对你不客气啦。”

江南叹口气道：“祸从口出，今天我总算知道啦。以后我什么也不说了。”那黑衣女子道：“你话是如此，我却信你不过。你的儿子，我们暂时将他带去，要是没事，过了几年，再还给你。”

江南大惊道：“这怎么使得？喂，喂，纵算是我得罪了你们，却关我儿子什么事？”他挣扎着跳将起来，可是那群女子已经呼啸而去，他的儿子也给带走了。江南要越过墙头去追，却是力不从心，碰着围墙便跌下来，隐隐还听得他的儿子在叫着爹爹。